

甄正論卷上

大白馬寺僧玄嶷撰

集

滯俗公子問於甄正先生曰余長自
聾俗情未曉於大方生於季代心有
昏於通理每遑遑於聞見歧路以
躊躇竟滯迷於言說仰夷塗而顛躡
自懷此惑行積歲時希為指南坐扶
知北先生迺隱机而對曰余少聞詩
禮長好墳籍旣有年搜覽無倦繢
冊所載文字所紀帝王政化凡聖教
門莫不甄明是非詳辯紕謬久蓄靈
臺之鑒恨無起余者商子今質疑不
失言矣公子跪而進曰夫記事之書
歷代之史述古人之糟粕寔先王之蓬
廬此迺未俗之談焉足言議至如釋
迦法王演化超九流而獨步歷
莫窺其萌兆皎皎焉若十景之耀青
天滔滔焉若九瀛之浮碧海此蓋出
世之聖旨不俟僕之十二談也夫道
之為教其來尚矣爰自黃帝之書逮
乎伯陽之典修生理國之要延齡保

壽之功靜退清虛之規雖柔恬淡之
德恭儉介剛之用挫銳解紛之能誠
有益於凡情固無寄於時政自家刑
國抑有由焉近自吳蜀分疆宋齊承
統別立天尊以為教主據其經論所
說天尊者迺道法之宗正玄門之極
位天人所奉故号天尊源乎造化之
先奉乎陰陽之始生成天地孕育乾坤
萬物資之以立形三光稟之以成
象據此所陳天尊在於天地之先矣
先生學富蓬山藝薰石室道該儒史
識辨幽微明鏡高懸物來斯鑑洪鐘
佇扣敢遙下風請決深疑庶幾復
先生迺仰天而歎曰此迷固衆豈獨
子焉進坐吾為子論之夫道之為教
起自黃帝達於伯陽誠如子之言也
至於天尊者何虛妄乎何虛誕歟子
諦聽之吾為子分析辭之夫宇宙之
外言議所不及者人莫得而知之天
地之內耳目所洎者咸可究而詳焉
余披覽書史古人陳迹簡牘所紀輪
墨所傳咸見之矣當為子據史籍憑
典記而語之案周易鈞命決云天地

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
太素有太極謂之太初氣
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
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五氣漸變謂
之五運此言氣形質具而未相離皆
謂太易太素等也又案易緯通卦士
易有大極是生而儀氣之清輕者上
淳為天氣之濁重者下凝成地天地
和而生人以人參之謂之三才又案易
序卦六有天地万物然後立君臣定父
子長幼夫婦之禮尊卑上下之別據
此太易之前氣色未分形象未著混
淪茫昧無狀之狀二儀既判天地形
具三光以朗氣象質見陰陽交合人
迺生焉自此之後三才始備此並書
紀所詮若指諸掌天尊若本無形色
即與太易等無異不得生在五運之
前若有形色即生在三才之内不得
在太易之先且太極之先無形無象天
尊不合有形明矣若與太易同氣至太
極後共三才俱稟形而生此迺為陰陽
天地之所生育豈能生天地哉請究斯

◇ 高麗大藏經 ◇

理虛實自彰不假傍求稽之經史公子
慢然而驚曰如先生所談誠虛妄矣
但習俗移人觸塗多懵以愚不了尚
有惑焉重申疑緒伏希指誨案道家
靈寶等經非無憑據咸是天尊所說
部秩具存若元無天尊經教從何而
有靈寶所載事跡昭然僕請再陳庶
垂一覽經云天尊居大羅天玄都玉
京山或遊空青林中或坐寨木之下
處三清之上控九仙之長朝會百靈
階級万品其於神變奇異備列經文
若無影響何能致此亟繁高聽希暫
擇疑 先生莞尔而笑曰子何惑
之滯乎重為夫子揚榷而論之子察
之也夫言不可以虛發必據禮經筆不
可以妄書事遵典籍是知禮經無紀咸
非雅正之談典籍不詮並為虛謬之
說纏綿可驗軸素難詮教異外方跡
殊中寓孝之史策同明鑑之臨形求
之帝載若權衡之准物自無懷以往
文字未融炎皇以來書紀方漸逮乎
皇帝少昊之代顓頊帝嚳之朝唐堯
虞舜之君夏禹殷湯之后周武秦襄

以降漢魏晉宋以前上自尚書綿乎
左傳司馬遷史記皇甫溫帝王紀韋
耀洞紀楊曄裴玠之書歷代相承年
祀顯著大無不詳細無不載諱護戰
爭之帝純澆步驟之皇神祇變現之
徵災異祥瑞之應龍鳳通地之通感
魚鼈蟹兒之精靈爰及樹石竒恠鬼
妖魅莫不咸備書之何獨天尊不
詳其事自天皇啓運帝葉權輿逮自
人皇年代縣達五姓為其宗奉七十
二姓派其繁流至有巢燧人事經六
紀九十六代一百八万二千七百六
十餘年其時文字未生俗尚淳朴自
太昊至無懷氏凡一十六代合万七
千七百八十三年數至三紀七十二
禪自炎帝神農氏至黃帝子孫相承
一十八世合一千五百三十年文字
已生漸可詳紀自益以降史官立焉
歷然可觀備諸方榮天尊之義聞尔
無聞以此推之足明立妄昭然可驗
向所疑焉

公子曰先生縱懸河之辯吐連環之
辭藻雲心靈清濤耳目自可動聲屏

息察理通幽而迷滯過深不無小惑
弄贊高聰有媿迺心請更詳之冀申
積晦案道家教跡義言甚多法門名
數事理不少經有三十六部名迺包
於三洞玉字金書銀函瑤珞紫筆朱
韜具有表章豈全虛也

先生曰子迷其本又惑其末為子備
論少選可悟道經咸推天尊所說說
主本自憑虛教跡足成烏有皮之
不存毛將安附雖有三十六部咸
是偽書徒稱三洞俱非實錄玉字金
書為中生為銀函瑤珞虛內構虛狀
筆之名既矯詞而妄立朱韜之說亦
假飾而空題語事似惑膚情摭實足
為虛妄且道家經教云是天尊所詮教
主卑竟不存明經無主可說說經無
主自曉為端扶本塞源詐勞繁述子
今尚未悟終俟剖析論之其稱三十
六部者義有由焉此名發自佛經道
士因而創作膚俗愚情以增加為勝
以佛經有一十二部遞加二十四部
總成三十六部見佛法說眼耳等六
根染塵因茲結罪遂於六根之上每

根開六種法門六六三十六故標三十六稱雖有其名竟無其義每部之內事理乖張此非聖人所詮妄造豈能該齊三十六部爲妄可知又三洞之名還擬佛經三藏三洞者一曰洞真二曰洞玄三曰洞神此之謂三洞者洞徹明悟之義言習此三經明悟道理謂之三洞洞真者學佛法大乘經詮法體實相洞玄者說理契真洞神者符禁章醮之類今孝嚴三洞經唯老子兩卷微契洞玄之目其洞真部即是靈寶經數並是近代吳宋齊梁四朝道士葛玄宋文明陸修靜及顧歡等爲造咸無典實其洞神一部後漢末蜀人張道陵自云於峨嵋山修道證果老子從紫微宮下降授道陵天師之任及符禁章醮役鬼神之術道陵迺自爲造道經數百卷經中敘道陵與天尊相對說經經文多云天師道陵曰晉武帝平吳之後道陵經法始流至江左文明等於道陵所造爲經之中割制義疏以解釋之因此更造爲經以增其數三洞爲

狀足可知矣玉字金書者經云天尊於玉京玄都說經既畢諸天真人編玉為字以寫其文一說云玉字者是諸天書名金書者鏤金為字今道士所受法真文及上清其詞皆以玉字為文其字似小篆又非小篆道家明真行道於壇五方各施一真文其文書作玉字宋文明等作篆書以譯之據文明此狀益彰字為若玉字卒是諸天真人所書文明是近代道士不預說法之會又與集經真人不相交接如何文明得識玉字而易以篆書即彰玉字是文明所作改篆書體爲立玉字之名所以還自以篆書易其爲字以此驗之皎然可悉又云銀函瑤格且函者是咸經之匣格者貯經之函此言天尊說經人天啟重咸以銀函秘之玉藏銀王貴故用以緘經准此虛詞全爲詭妄但仙宮人代貴尚各殊若以人間銀玉爲天宮之珍人間聲色可爲天宮所重聲色爲經說悟夫子沉淪弱喪往而不返靡思已惑翻見致疑予審聽之吾爲子述此經旨意久已曉之蓋敘真文爲鑑之源顯靈寶虛妄之跡既去天尊合一氣之端包兩儀之始生化物象孕育群形說經

云紫筆朱韜此更虛爲但筆之起稱基於六國秦人蒙恬方始造筆自秦以前皆削木書之或謂之斬或謂之札或謂之觚元無筆号豈有天尊以稱爲筆况五色非實六塵歲假迷心執擊妄以爲色在於賢聖本無此見文明等以朱紫俗中所費用飾載題書之号迺俗書之異名兵誌之殊目不離塵勞之境纔淪生死之流語事似是美名鞠理全成爲迹公子聞先生此說心昏志擾莫知所措迺謂先生曰伏聞衆口樂金積毀骨先生此議無迺是乎未解所疑更希良釋經云雲彩霞光結空成字烟輝霧液聚氣爲文坐垂八角字方銷骨先生此議無迺是乎未解所疑一丈靈寶具顯奚所惑哉

先生曰情弊執者難移性明察者易悟夫子沉淪弱喪往而不返靡思已惑翻見致疑予審聽之吾爲子述此經旨意久已曉之蓋敘真文爲鑑之源顯靈寶虛妄之跡既去天尊合一氣之端包兩儀之始生化物象孕育群形說經

不訖空閒造字何推氣結此文明等
僞造真文之因虛立緣起之狀迺云
天尊感雲霞之氣聚結成文字方一
丈異異凡俗之書芒垂八角用殊篆
篆之體若其真文應見於此下方警
悟凡俗湏示靈異之狀真文若在上
方天尊都化之所何湏廣大其文以
呈詭恠之跡徒陳海棠之論寧思蝎
角之虛此又僞也公子曰玉字之文
結空之氣既去虛誕誠如所言大羅
之天玄都之境王京仙宇金闕天宮
空青寶林寒木靈樹三清上界九仙
靈府道俗同詮豈並非實

先生於是解頤而謂曰適欲為子說
之子果見問今為子具陳其妄案靈
寶僞經有三十二天其天自下而上
重疊置之從下第一太黃皇曾天第
二太明玉貞天第三清明何童天
第四玄胎平育天第五元明文舉天
第六上明十曜天第七虛无越衡天第
八太極蒙闕天第九赤明和陽天第
十上真玄明天十一暉明宗飄天十
二坐落皇祐天十三虛明堂暉天十

四觀明端靜天十五玄明恭慶六十
六太煥極瑞天十七元載孔昇天十
八太安皇崖天十九顯定極風天二
十始黃考芒天二十一太黃翁重天二
十二尤思江由天二十三上樸元樂天
二十四无極曇誓天二十五浩庭宵
度天二十六淵通九洞天二十七太
文輪寵天二十八太素秀樂天二十
九太虛無上天三十太釋勝勝天三
十一龍變梵度天三十二太極平育
天謹案道家三十二天略無大羅之
號即明元無大羅之天此又妄造則
此三十二天總是僞立何以知者今
據二十四天名曇誓天第三十一
天名梵度天竊尋曇梵二字此土先無
五篇說文字林字統竟元此字曇梵
二字本出佛經與無見之流翻譯人
造用詮天竺之音演述釋迦之旨在
於此方先無此字後葛洪於佛經上
錄梵字訓以為淨陸法言因而撰入
切韻若天尊說靈寶等經在於佛法
東流之前此字未造如何天名預用若
於佛法之後即是偷竊佛經近始僞
造進退無據爲跡自彰大羅之名定
此之類驗斯一節足表三隅又玄都
仙宮玉京靈岫案經所說玄都是玉
京山上宮名金闕迺玄都宮之閑稱
尋討宗旨虛妄又彰且道法是此方之
教天尊是此土聖人詮化不在外蕃
居止合於此地自從文字已來帝王
境域上自軒皇之代下至姬周之朝
東不越辰韓西未逾大夏南籬至象
郡北尚阻鴈門此中閭狹可知遠近
斯在又據十洲記四夷傳地理誌與
地誌括地誌及宋書並無玉京玄都
之城未審天尊何處施化若在諸天之
上天上人間境界全別非唯穢淨有異
諒亦語言不同至於文字尚好是事
懸隔但天地日月山河金玉珠貝集
林山石之等同業共感妄情起計執
有貴賤在於上天初無此事迺以人
間妄計金玉珠貝用標仙都山闕之
名忝曰聖人定不同此此又虛也但
方域之言隨地改革万里之內音旨
不通況在諸天固殊聲韻設有天尊
實於玉京山上說法終藉人傳方至

此地復湏翻譯然可流行驗無傳經之人又無翻譯之所縱令經語是此土之音必待人傳得至此國天尊說經之後湏有集錄門人降自上天傳于下代發玄都之勝境至赤縣之神洲詮三十六部之靈文演一十二品之科格人事之間實為壯觀何故史籍遺而不書凡在有情知其不可此又虛也又空青之林寨木之樹三雅之所不載九丘之所未詳虛構異名真殊俗物唯有靈寶經說竟無典記可憑事等鑿空言同捕影此又虛也又去三清之天九仙之府彌增爲跡轉益虛宗案靈寶三清天号還同前說上下安之下曰上清中曰太清上曰玉清此三清也此三天布置在三十二天上大羅天下輝云玉清天尊所居之天太清大道君所居之天上清老子所居之天就教推尋更成虛無靈寶列三十二天天位先定若加三清及以大羅則有三十六天不合祇有三十二位此又不可也若三清大羅是三十二天內三清大羅是其別

號則列三十二天名數合標別號之名經無別稱明非三十二天之數此又虛也又此經稱是天尊所說說主元自攝虛徒有三清之名本無天尊可立玉清之境還是妄論所稱大道君道是虛通之理元物之謂太上道君豈含有像又不可立太清之天此又爲也老子駢車西域竟無昇天之由虛標上清之位事等繁風之說再三虛妄爲跡逾彰所言九仙者案經所說仙有九等等級差降以標其位天尊若處其長不出神仙之流神仙傳中何爲不載設令是實未免生死終爲劫火所焚不入證聖之位凡其爲狀即此之流

公子曰先生辨固宏開耀詞葩於舌杪言泉迥注瀉文漪於談端若春景之煦薄冰頽秋颺之拂危葉辨即辨矣疑尚疑焉案靈寶度人經云天尊居始青天中碧落空歌大淳黎土此則所居有據說法无疑始青之天顯然碧落之宮昭著空歌標其境稱浮黎列其土名如何高論總排爲篇

先生迺撫掌大嘆而謂公子曰聞一知十顏回見稱於孔父朝三暮四粗公致忿於莊生余昔恠焉今信之矣且始青之天與大羅何異碧落之號將上清豈殊前以昌言今復致惑案三十三天天无始青之稱三清之位位無浮黎之境置立參差終始乘舛但諸天之上咸是天人欲界之天男女雜處雖有欲事輕重不同修十善勝業生於其境不似人間分墳塚野白色界之上無女唯男俗四無量因方感彼果咸無土地之實衆寶之所共成今言大淳黎土一何迂誕虛爲之狀參驗可知子自情迷非余辨悞

甄正論卷上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聖書卷上 第五卷

甄正論卷中

大白馬寺僧玄巖撰

集

公子曰天上無地誠亦有之天尊神力不無其實柰此經文天尊當說度人經時七日七夜諸天日月玲瓏玉衡一時停輪神風靜嘿山海歲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此則神力所致聖德靈感故得日月駐景以停運風雲殺霧以澄清若非大聖孰能至此先生曰無天尚解造天無地猶能立地日月任其筆削風雲隨其指揮確實論之並無其事且諸機幹運金運應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十二爻會晝夜百刻周旋潛轉靡有少停春秋二分冬夏兩至縱有盈縮大數不虧如也薄蝕毫時行次失度史必書之以表天事但日度稍長猶為吉應尚書史策以示將來况天一不轉經七百刻自有天地以來未有若此之大瑞自合別飾史詞先諸簡牒典載不紀明並虛焉若言此之璿璣日月風雲山海之等並論天上之天不是人間之天者且諸天

上界咸無日月自然光明遠近相曜以花開合為晝夜不与此土相同宋文明等但見此土日月山海謂諸天

上還同此境亦有日月風雲山海等物不知諸天之上元無此等聖教具詳此可略示虛又明也

公子曰上天無日月等先生辭之至如天尊說經利益廣經云天尊說度人經一遍一國男女聾病耳皆開聰二遍盲者目明三遍聾者能言四遍跛者能行及周十遍乃至婦人懷孕鳥獸含胎已生未生皆得生成地歲發洩金玉露形枯骨更生皆起成人以此言之神功大矣

先生曰余聞之有人寐而夢者於夢中又占其夢果如然也向已具論子仍固執何異占夢乎余告子以上天下境勝劣不同豈有盲聾跛之疾亦無冢墓骸骨之藏雖有生死之事皆是變化所為無產生之生無屍死之死今此經云天尊於始青天中說法乃云一國男女天上豈有國耶又云盲聾等病天上元無此疾柰此經文元來不委上天善惡出自曾臆造此

偽經乃委卷之浮設非典實之雅論虛偽之狀此又彰焉

公子曰先生所詮無非偽也然則道法流行為日已久教跡匪一義理多門祇如三世因果六道業緣地獄天堂罪福報應皎然不昧豈徒言哉先生曰此更虛也天尊之事靈寶之經首尾虛偽不可為證道家宗旨莫過老經次有莊周之書兼取列假之論竟無三世之說亦無因果之文不明六道之宗詎述業緣之義地獄天堂了無辨處罪福報應莫顯其由自餘雜經咸是陸修靜等盜竊佛經妄為安置雖有名目殊無指歸余更別舉剖論之道家稱天尊說經在堯舜以前上皇之代其時淳風尚質醜俗未萌人無嬉妄之心時有無為之化老子說經當襄周之末帝王之季君臣於二臣亂於下征伐不由天子禮樂出自諸侯以大陵小恃強侵弱人懷粗詐俗變流淳何曰天尊當淳朴之日乃說地獄天堂罪福因果三世六道應報業緣老子當洗醜之代乃說

無為無事恬淡清虛唯柔寡欲逗機
之義何其奧歟以理推之虛偽非謬
公子曰先代天尊先生執偽後之靜
信復豈長哉請少詳之無為孟浪業
道經云樂靜信宿稟仙才早殖德本
功滿行就道證天尊大弘教跡廣演
經論豈並偽耶

先生曰上古本無猶能偽造元始下
代因偽豈不解假立天尊公子前惑

其卒今迷其未諭其源而泝其流曷
可得耶此宋文明等為元始立天尊自
知無據為佛經說釋迦弄僞后之位
出家修道證得佛果遂偽立樂靜信
修道證得天尊並說經教具信因異
等事趁日避影重覺心夢欲隱而彰
偽跡逾顯非唯外無俗學不明得姓
因由亦內無識智不悟立主虛偽
且樂氏之姓出自樂正子春子春者
君之掌樂之官因官命氏後為樂姓
年歲近遠檢驗可知若靜信實得天
尊當秦之末代周之首年苟書周晉何
為不載史紀洞紀何故不書又荀靜信
所化之城竟無其所東至日奔西將

月塞北指玄洲南臨丹浦推究境土
並無靜信所都可謂語辭荔於長流
足驚視聽之說帝芙蓉於高木殊為
理外之談徒懷挾譚之心寧知陷穿
之覩

公子曰元始法身靜信報果咸云假
偽無一實存在於下愚不無二惑竊
憑書史敢立實宗輕忤高懷伏垂
矜恕

先生曰子何言之過也余少閱墳典
長討名理年過知命研機不疲傍晤
宇宙之間嘆言論之無偶俯觀時代
之上恨知音之蓋稀向與子談未撫
懷抱若能架虛成實變偽為真此則
功侔造化之功力邁陶鈞之力希一

清耳子薄言焉

公子曰先生以天尊書史不載以為
虛妄在於僕也誠亦如然祇如靈寶
之經典記具載豈亦偽乎案吳楚春
秋及越絕書咸云禹治洪水至牧德
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俊
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忘乎禹知是
神人至拜請海神人曰我有靈寶五

符以收蛟龍水豹子能持之不日而
就禹稽首而請因而授之而誠禹曰事
畢可秘之於靈山勿傳人代禹遂用
之其功大就事畢乃藏之於洞庭苞
山之穴至吳王闔閭之時有龍威丈
人於洞庭之苞山得此五符獻之於
吳王闔閭吳王得之示諸群臣莫能
識之聞曾孔丘者博達好古多所該
覽令使賈五符以問孔丘曰吳王闔
居有赤烏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識其
文故令遠問孔丘見之而荅使者曰
丘聞之禹治洪水於牧德之山遇神
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之於洞庭之
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烏之事
丘即未詳先是江左童謠云禹治洪
水得五符藏之洞庭苞山湖龍威丈
人竊禹書得吾書者喪國廬尋而吳
果滅矣此則事迹分明書史具載謂
之虛也言何沾歟先生於是笑然而
笑謂公子曰尚子禹河漢之詞發雷
霆之響謂縱堅白之辨乃肆染素之
談以此而觀言何容易向共子論靈
寶經偽未曾說靈寶符非若得引符

證經亦可指火為水况吳楚春秋近代始撰越絕之書修非尚古縱持為實不得例經且符題靈寶頌此符之有靈効驗可憑堪為寶重此表符之功用非標經之妙宗自是鬼神之籙術數之事豈以道陵之符妄云老子所授乃將夏后符奉勒為老子之符真成靈寶經實比類而說足可知之且三墳五典唐虞以上之事述易修詩孔丘姬始撰豈以墳典俱曰俗書證是宣尼所作以此喻彼昭然可知又靈寶之事有其二義若越絕等書在宋文明前造則文明等取符上靈寶之目偽題所撰之經若於文明後修此之二書亦皆虛偽妄創五符之跡用證靈寶經題以事參之前後咸偽又云吳王得符俄喪其國此乃凶狀之書豈曰慈悲之教殞身滅國寔由靈寶之符夫子徒欲光揚詐能掩其灾禍飾詞崇偽若得驪珠計本究源乃成魚目斯言之玷返属于焉公子曰靈寶教偽既如所言老子之書豈亦稱偽至如化胡成佛事跡顯

然尹喜之傳具陳出塞之說備載元始內傳化胡之經咸述所因非無故實先生曰此又偽於靈寶矣且老子仕周為柱下史後遂西之流沙至函谷關為閭令尹喜演黃帝書重廣其文為道德二篇上下兩卷論修身理國識剛守雌挫銳解綸行慈儉謙下之道成五千餘言尹喜又錄老子與喜談論言旨為西昇記其中後人更增加其文參採佛義大旨略與道經微同多說人身心情性稟生之事修養之理夭壽之由後人又改記為經此經首章云老子西昇聞道竺乾有古先生不生不滅善入無為綿綿長存是以昇就經末又云老子謂尹喜曰古先生者吾之師也還平無名吾今昇就亦返一源參驗此言足明老子知有釋迦所以捨官西赴還平無名者涅槃之理返一源者下二之稱一城居固号蕃名其穀接衆月支疎勒碑葉鐵勒大夏大宛居延休屠波斯大竺略舉大數子細甚多天竺之中東西南北及中分為五國固号天竺人曰婆羅門与胡境相去向有万里若老子親化婆羅門成佛不應經云化胡況釋迦本是中天竺國太子元自未登王位何得經云佛是胡國王驗

此經文再三皆妄良由宋文明等以
佛法至此百姓歸依遂偽造化胡之
經云佛是老子化作誑惑龍俗欲令
敬奉又宋文明等生長江濱不諳西域
傳聞西是胡國乃疑佛亦是胡復聞
佛是王種還謂佛是國王望風偽造
此經論說化胡之事國名王号殊不
相當何異肝膽楚越以經驗國虛偽
自分不待言談方辨假妄

公子曰吾也此經是偽何得云老子
為胡王及群臣說涅槃法華華嚴金
光明等經今見實豈曰虛乎

先生曰化胡本妄說經是虛此不合
疑子何裁也且涅槃等經並是佛說
各有緣起具論法相詮因果於三世
明罪福於六道辯報應之業顯真如
之理旨意不論化胡何閑老子所說
宋文明等元來未窺佛法謂如道經
義趣妄云老子所說推尋本跡何大狂
躁凡所述作湏委曲繙故雙林示滅
三歲開結集之宗兩楹夢莫十哲撰
紀言之論姐文拘姜明夷之義載數
馬遷下獄太史之書方著咸有所以

非無表明修靜之輩江左雷流素蓄邪
見徒知心竊豈悟跡虛業前漢書武
帝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至皋蘭
過居延斬首大獲昆耶王殺休屠王
將其衆五萬來降獲金人帝以為神
列於甘泉宮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
夏還傳其傍有身毒國身毒名天竺
始聞有浮圖之教至氣帝元壽元年
博士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
浮圖之經此並佛法東流之漸何因不
說老子化胡之事若化胡不虛史傳
自然合錄直以元無此事虛狀不可
妄書

公子曰化胡之經先生稱偽何為唐
朝吳天觀道士尹文操奉勑修老子
聖紀引化胡等經傳云老子化身乘
六牙白象從日中下降淨飯王宮入
摩耶夫人胎中生而作佛據此所說
佛即老子應身何妨實說經也
先生不覺虛胡久之而歎曰斯言之
過致子惑焉但老子當過關日自云
竺乾有古先生方將撒韁金河裹糧
一心訪道遠慕聖德遇尊曰師今化
胡經中自身作佛前後承認吾誰的
從驗西昇之首章類化胡之末句彼
誤且老聃之適竺乾藉其釋迦威德
准此佛生已久聲聞遠被東周老聃
慕義欽風駕車以之西上而云至彼
之後身方入胎偽在目前詐煩言辯
作偽心勞蹤跡彰露既云乘象入胎
變身為佛如何復說老子化胡必其
入胎不虛降生有實老子身已作佛
遣誰相化即是伯陽自生為佛何閑
伯陽化胡成佛柰此化胡入胎兩皆
是妄說經之事一槩咸虛設令老子
實入母胎受生作佛佛是老子應身
即是道門宗祖道士等自合削髮染
衣宜從繙侶變易聲於穢嚮草狼顧
於邪心而乃毀五乘之聖文譽三張
之鄙教踐迷塗而跣足泛慈海以沉
船不復奉以歸宗良為此經先偽

公子曰此又云偽僕何言哉但道法
之興基於遠古教門宏遠宗致幽深
其談詠者重玄所歸依者三寶正真

大道無上福田修而行之咸蒙利益或控青鸞於上漢或駕白鶴以冲天御辯氣以宣遊躡雲綱而飛步此並史傳之所載吾子奚可詰焉先生從容而答曰夫子向來所立咸捨實以憑虛亦背正而扶偽余謂子知前迷而後悟識今是而昨非反乃捧螢光以比日榮塞足以齊駿用茲擬議何不量力者歟道之為教誠亦多塗卒自一氣派成万暈子云遂古此不虛談自二儀衆著三才位形同稟一道虛而能道辯之在人人外無道用之則見捨之則隱契會斯理謂之得道能體之者免於灾橫順生而壽苟違斯理必罹破各逆生而夭故老子云外其身而身存莊子云殺生者不死此順生也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莊子云生生者不生此逆生也外身者謂不自貴有己身不陵人倣物不貪聲色人我滋味等法衆共推之免於患難終其壽考此毅生者不死也有身者自貴有己身陵人倣物貪聲色財利以資奉其身

生益其生為物所患身受折辱嬰於患禍夭其天年此生生者不生也此以人行論道若以國論者君主去奢侈棄君上垂拱而遠臣下鼓腹而樂上下交泰風雨以時日月貞明祚曆長遠此外其身而身存堯舜是也君主奢侈惰奉崇飾宮室耽愛聲色偶賦繁重頭會箕服苦生人法令滋章殺戮非罪風雨愆時星辰失度君昏於上臣擾於下盜賊交起宗社頹滅此為有身葬紂是也於之於行謂之身道行之於國謂之化道故孔安國云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故老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又云大道廢有仁義則明道家之道斯之謂矣君能體道無為則時邑俗泰人能體道無為則全生保壽壽有三等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歲下壽八十歲所言不死者終其三壽不為夭死子云談詠重玄者即老經云玄之又玄此明微妙而觀同

出一心之妄見此見彼識辯心生推尋識辯之心竟無的主此事冥昧不可了知故云玄也玄者深遠冥昧之稱又玄者則此冥昧之理亦不可得更復冥昧深遠故云又玄此老子無慧心聖智不能鑒幽達微故致此愆也子云歸依三寶者道家偽經無三寶之義唯老子經文有三寶經云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此意慈者慈悲愍念之理儉者廉恕不貪之義不敢為天下先者謙退卑敬之行若此三者依而行之誠亦有益於行是俗中仁恕廉讓之道諶光濟物之德歸依此寶寶是人中善人竟無因果業報之理道家每朝禮此三寶未知有何功德又云正真大道正者不偏之義真者非假之狀大者廣博之名道者虛通之理言此行之道正而不偏真而不假大而能廣推而驗之並是假号道者通理卒無識性由人行之可偏可正故云道可左可右明無定正也真假之狀人所目之在於理中何

真何假此非真也廣狹之相繫之在
心心外無道又不大矣故云道大天
地大王大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
域者界域謂人居止之境也道無定
質因人行顯不出人境故與天地人
三才齊其大小輪轉生死之城遷迴
世諦之間妄号正真虛名大道有名
無實何其謬乎又云無上福田者夫
道用捨由人無別主宰周旋不越人
境何有無上之能又福田之名道書
不載事出釋典偷竊偽安道縱修行
不離生死駕鶴冲天五千元無此說
控齋上漢七篇曾不涉言此出神仙
傳中豈閑老莊之旨但仙由芝术之
力兼資丹液之功非是薰修何關於
道且神仙之傳多涉虛誣抵如漢淮
南王安坐犯下獄自殺神仙傳說云
得八公之術白日昇天又晉朝嵇叔
夜被鍾會譖見誅斬於都市神仙傳
乃云得仙漢書晉書咸有列傳神仙
之類即此之流不足可憑又子云徵
辯氣以宣遊者莊周逍遙篇破健羨
之情斥神仙之術雖去列子御風元

風則止不能無待況乎龍鳳哉自非
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方始無待
此是莊周寓言假託而說用杜希求
之心非謂實有然也躡雲網者靈寶
玉京山偽經步虛詞云於行躡雲網
乘虛步玄紀此是道陵修靜等偽造
云天尊在玄都玉京山說法訖諸天
真人圍繞天尊躡雲霞之上讚誄而
行謂之步虛此是偽經前已破訖何
得引偽還證爲耶
公子又云此偽敢不聞命據實經證
先生許乎
先生曰焉不許哉

公子曰西昇之經老子所說不同靈
寶天尊之偽與佛經事跡頗亦相參
經云老子說學道成聖積行難苦故
云動則經每劫自惟其苦勤此則具
論劫數之事何可異焉
先生曰西昇之記誠老子所說後人
加增佛事雜糅其文崇老子道德二
篇元無劫數之旨何因西昇記內即
有劫數之名又此土書史並無劫事
道家所說與俗頗同咸云天地未分

之前混沌無形二儀開後物象方著
本無劫壞劫成之義且佛法未融東
夏之前此上唯有劫數劫賊之事無
劫數劫名之文此記所論劫者佛經
至此之後道士等盜竊佛經之劫加
增西昇記文欲參亂佛劫以代混沌
之說案道德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此老子說天地開闢
之初万物著形之始言道生元氣元
氣生天地天地生人及陰陽陰陽生
万物此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
則與俗書所說大綱略同老子若知
劫初之因何故不說前劫壞而此劫
生而言道生一以彼證此明是參糅
佛劫不惑至於靈寶偽經亦具論劫
事並是修靜等盜寫佛經以益其數
此亦可知
公子曰西昇論劫子謂後人增加所
說因果罪福修善攘灾不無其事至
於行道建齋威儀懃肅則有三錄
祈請三元大獻次則明真塗炭靈
寶自然科儀嚴密不謝佛教欲以
為非詐能離間

先生曰道家因果老子不詮說在爲經靈寶之部事非道典跡是佛經修靜文明潛爲盜竊前以具辯無事重陳祇如三錄明真三元塗炭自然審法並出靈寶之文元非老莊之教文明修靜等所造此事咸是爲修狀跡先軾不煩無釋但子切惑湏破積疑案爲靈寶齊儀云三錄者一者玉錄二者金錄三者黃錄玉錄者爲天子修之金錄者爲王公修之黃錄者爲庶人修之或拜日月精靈或拜星辰氣象或拜五岳仙宮或拜四瀆水府叩頭乞氣搏類祈福多料紋綵情規於財利廣支燈火意在於油燭相欺以妄行之于今焉夫邪巫解禱有何殊異行邪求福神豈禱諸自然塗炭咸此之類三元者上元中元下元正月十五日爲上元七月十五日爲中元十月十五日爲下元釋云上元日是天官校計之日中元日是地官校計之日下元日是水官校計之日此天地水三官校計之日此天地水三官校革功過之事並是修靜等架虛

矯立元無其事設使是實自是冥道鬼神之事鬼道所攝在於道士何得頃焉又云此三日三官校革人間行業罪福之事故須設齋戒悔以滅其罪此益虛也檢尋老莊之文平元此事並出靈寶爲經且真司之理嚴於俗法至如世諦法中凡人犯罪曾未發覺自首即原事已彰露雖首不免若未三官校算之日以前預建三尤札懺悔容其免罪至校計之日犯狀已顯罪發方懺此乃伏故希免其坐定不得原人間冤淺尚不免罪冥道細密如何可赦虛有齋懺之文竟無免罪之理以妄行妄庸情不悟徒設嚴急之科諒無雪懲之益

甄正論卷下

大白馬寺僧玄奘撰

集

公子曰先生繼談天之辨震懶地之音恩吻所誼寒谷湛其春露勸言所被湯池結其冬冰以僕爝火之末光對暉景之曆曜自可銷聲疊足吟氣劍眉沉疑未祛仍希妙擇但靈寶所詮咸歸偽妄老子事跡應不虛誣河上公者神仙之人也昔漢孝文皇帝之時結草爲菴居河之濱文帝好道德之經勑王公卿相及二千石咸令習讀老經有數句不解帝莫能通之有人言河上公常習讀老經或可解之帝乃遣使責所不了義句令問河上公答曰道尊德貴不可遙問帝於是親幸河上詢問所疑河上公見帝抗首高據而坐帝甚恠之乃謂公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惠朕能令人死生富貴公雖德重何不自高乎河上公乃撫掌大笑躍於虛空去地數丈坐五色雲氣之上下顧帝曰余上不至天下不及地寧不累人

甄正論卷中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甄正論卷中事記集

陛下焉能使我富貴貧賤耶帝方悟是神人乃下輦每拜而謝曰朕以不德不統先業兢兢誠慎常恐廢墜志性愚昧不識聖人稽首引過公乃授帝素書二卷謂帝曰熟讀此書所疑自解吾注此書以來經今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兼子四矣勿傳非其人言訖失公所在據此靈跡非聖而誰識者以為文帝萬信精至誠感冥微老君使此神人授文帝道德章句帝既受託公乃晦影返真歸乎上方此之神異炳然顯著豈亦謬焉

先生曰子之此言更成虛妄道聽途說焉足可憑子向所論乃是葛玄作老經序爲飾此詞誑惑江左因循不悟令子疑焉竊據漢書帝紀凡有行幸無不載錄至如甘泉宮去京百餘里帝每行幸咸悲書之又景帝時吳楚七國反爲太后在東宮帝時往詣詢尚書云帝來往東宮間又武帝幸五祚宮及幸河東祀后土史並書之案道士成玄英撰老經疏云河上公在陝州城南三里比於五祚甘泉河

東遠數倍何因漢書不言況河上公躍坐虛空乘御雲氣授書於帝弘明道德比於堯堯神光及李夫人之事此爲盛烈弄而不錄未有斯理又河上公云吾注此書千七百年者此言又妄案周成王伐淮夷之後始制井田之法王畿千里出草車万乘天子万乘起自成王成王以前無万乘之制據成王在位通周公攝政共有三十七年至成王爲秦昭襄王所滅然八十六十年秦自昭襄王至子嬰合五十年爲項羽所滅漢高皇帝在位一十二年惠帝在位七年呂太后攝位八年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自成王至文帝末年都有九百三十二年案老子之要道德之經具明捨凡證聖之果般若之文逾頤至如達執破境息智忘身老經非無其語於行麻立其宗所修唯在人間極果纔登壽考佛之爲教應物追緣隨類分門因機啓行自近之遠從淺階深起一念心證真如果顯如天地明同日月麗文浮闊似若相參妙理沈研皎然全異又子云道士之号非祇于今者亦何謬哉自開闢以來至于晉末元無戴班轂之冠被黃彩之帔立天尊之像習靈寶之經稱爲道士者矣所号道士者

公子曰史冊不載誠亦難憑以愚管窺致茲迷惑老莊之教其來已久道士之号非祇于今觀宇尊容肅設斯在星冠月帔雲褐霓裳目驗可知豈空虛也

先生曰老莊之教余豈毀耶比擬佛經義理全別論善也則同達而各驚語宗也則異軌而分駁老教育在於唯柔佛法事明於因果二軸七篇之奧義忘得喪於齊物之場八万四千之法門契寂滅於涅槃之境修身理國之要道德之經具明捨凡證聖之果般若之文逾頤至如達執破境息智忘身老經非無其語於行麻立其宗所修唯在人間極果纔登壽考佛之爲教應物追緣隨類分門因機啓行自近之遠從淺階深起一念心證真如果顯如天地明同日月麗文浮闊似若相參妙理沈研皎然全異又子云道士之号非祇于今者亦何謬哉自開闢以來至于晉末元無戴班轂之冠被黃彩之帔立天尊之像習靈寶之經稱爲道士者矣所号道士者

則廣成務光巢由涓隸之輩脫落時代輕傲王侯與俗不群高尚其志次有遺榮冠冕締賞林泉歌紫芝以自娛調素琴而取逸未代則有性好飛練志存術數咸稱道士跡雖異俗衣無別制漢明帝時佛法被於中夏至吳赤烏年術人葛玄上書吳主孫權云佛法是西域之典中國先有道教請弘其法始創置一館此今觀之蓋也葛玄又偽造道經自稱太極左仙公目所造經云仙公請問經宋文明等更增其法造九等齋儀七部科錄修朝礼上香之文行道壇禁服之式衣服冠履之制跪拜折旋之容行其道者始斷誓娶禁薰辛又偽造靈寶等經數千卷後陸修靜更立衣服之号月披星巾寬裳霞袖九光寶蓋十絕靈幡於此著矣至梁武帝初年為修靜所惑曾致遵奉後悟非是究竟之法親製捨道之文見在梁武集內後修靜出奔北齊其時丹陽陶弘景性多博識聰睿過人身為道士居于茅山之朱陽靜退無為不交時事

時号貞白先生又号陶隱居少所著述並行于代躬衣道服心敬佛法於所居地起塔園佛塔像親自供養号曰勝力菩薩其塔見在茅山朱陽觀中于今不為鳥雀所污弘景重制冠服改館為觀行黃帝老子之教惡靈寶法為鄙而不行手著論以非之弘景深為梁武所器尚炳微令仕確乎不拔并述詩以贈武帝並入於集事跡昭顯光乎梁史子何惑之公子曰既聞先生此說心開意悟革識遷迷如放樂廣之天似廓張超之霧避席趨下拜首而謝曰僕久沉俗網罕悟真筌耳滌黃花之音忘昏白雲之奏雖則屢承妙釋方乃重結深疑形智聲音一至於此幸蒙南指今從北韓靈寶天尊虛妄若是至於經教莫不偽修凡所謀妄成請垂誨希愈膏肓永祛沉痼先生怡然而對曰子今悟矣亦且暮而得復坐有疑便問余為子一一論之

公子曰佛教之內有僧尼兩衆道法之中有道士女官二流彼此相望咸

儀備具准佛律僧受一百五十戒尼受五百戒今道士女官所受法數一聚齊等更無增減俱受十戒真文上清之法并受符籙之事未知此法何人所傳

先生曰道士女官尤無戒律還竊佛家十戒以充彼法真文上清咸以絹素為之其中畫作符圖及書玉字其真文懃有三法一曰八景畫為日月星辰之象二曰五老畫作五老之神三曰五岳畫為五岳山狀三本各得受用不妄授受上清者其中書上清天中官位及符圖等初受十戒次受真言不妄修凡所謀妄成請垂誨希愈膏肓永祛沉痼先生怡然而對曰子今悟矣亦且暮而得復坐有疑便問余為子一一論之

先生曰道家無律禁姪欲之事今道士等不誓娶者學僧為之一無憑據故隋嵩陽觀道士李播上表云准道法道士無禁婚娶之條道士等咸請取妻妾其表見在李播集中

公子曰教無禁欲之科娶妻豈棄於教李播此請誠合其宜且道教所宗宗於老子老子仕周後適西域竟無出家斷誓之跡道士今日出家遵誰之教

先生曰出家之法基於西域釋迦牟尼諸后之貴位捨妃嬪之愛戀出家修道六年苦行一朝成佛成佛之後方度惱陳如等此土元無出家之地老子本自有妻仕周為史去周西邁身是俗人本无捨妻室易衣服出家之狀故老子之子名宗宗之子名瑕仕魏封段干後為漢賤東王太傅各有列傳又老經云子孫祭祀不輒此論依教修行則息胤繁盛代代不絕故云不輒豈令斷欲耶道士今日出家本學佛教更無別援

公子曰雖學佛法出家本宗自無此

教老子不禁婚娶經文又說子孫今日縱學佛宗識者詐肯依信盜鍾掩耳豈杜他聞妄立天尊跡先彰露偽造經教又已表明靈寶文明等修餘經何人所作伏請詳辨莫忘根源先生白道經除道德二篇西昇一卷又有黃庭內景之論自餘諸經咸是僞修又有太平經一百八十卷是蜀人于吉所造此人善避形迹不甚苦錄佛經多說帝王理國之法陰陽生化等事皆編甲子為其部秩又太清上清等經皆述飛鍊黃白藥石等法至如本際五卷乃是隋道士劉進喜造道士李仲卿續成十卷並模寫佛經潛偷罪福搭架因果參亂佛法自唐以來即有益州道士黎興澧州道士方長共造海空經十卷道士李榮又造洗浴經以對溫室道士劉無待又

公子曰僕幼懷志尚早竊當時之譽言談之者以詞令見稱伏聞高論有慙塞訥木賜仰宣尼之崇仰愧環堵之卑陋鄭咸觀子林之宴容悟心識之昏怠是知搏搘九万垂天之翼方昇擊水三千橫海之鱗乃運幸承咳唾疑滯咸盡竊見白屋鴻儒黃冠碩學扼腕盱衡之士揚眉抵掌之賓並云儒道釋三教是壹咸躋於善理無有三慈悲仁恕殊途而同歸利物濟時百慮而齊政雖碧雞黃馬之辯未可分焉離堅合異之詞豈能別矣每思此說交戰于懷請一詳議希除

◇高麗大藏經 ◇

衆惑

先生曰子何言之當乎余嘗欲著論未遑削藁因子之請見余之志夫三教群分九流區別本跡斯異義意迺殊非唯虛淺相懸抑亦凡聖全謗尋文似涉參互究理居然不同自八卦成象六爻定位披龍圖而紀号觀鳥跡以載書立德立言三墳暢三皇之化垂訓垂範五典旌五帝之基泊乎如公制禮作樂隆二南之風雅孔父修詩述易誼十翼之精微莫不序尊卑定君臣父子之道次長幼明夫婦友子之別盡忠貞以奉國崇孝悌以資家蕩恭謙以克己施仁恕以待物敦信義以申交務廉讓以推行此之五德立身之義也敷文德以化俗運武功以寧亂修禋祀以綏神祇崇宗廟而敬祖考啓畋漁之漸易著綱罟之義導盤遊之源禮操蒐狩之典截馘斬首効征戰之勞宰犧屠牲邀薦饗之福貫胷達腋申馳騁之娛天命剖肌恣賞心之樂刑禮興而奸詐起符璽善而矯偽生盜國竊器者害

父弑君爭摧趙利者滅宗夷於無慈悲之大患有惻隱之小仁昧三世之因果明一生之禍福餘殃宿慶遠乎子孫積惡修善絕於冥報在生之命年有延促之限為鬼之質壽無還變之期所云好生惡殺者謂性命之重人畜同之類於已情豈宜傷害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聞其聲不食其肉者以己之心體彼之命憇生之志物我皆然故孔丘不朱山梁之雉子定國之寬刑孫叔敖之陰德霸楚以昌其後高門以待其封項羽之陷秦軍白起之坑趙平身死杜郵之下支今烏江之上或禍福被於當代或榮辱派於子孫身造受嗣同於見報父葉子傳酬非自己亦有射宣王以復其怨掩杜回以荅其恩申生命胡突以取車剝約從允海而陪乘此論幽明交接人鬼相鮮非罪福之業緣異報應之輪轉儒佛懸殊此其明矣

夫道之為教儒之異添黃帝述其監淳就澆分鑣各鶩瓠一無之理立三等之差上則却粒延齡飛仙羽化廣智伯陽子休是也下則擴代遺榮巖捷谷飲許由巢父是也推究神仙之跡事涉憑虛案黃帝本紀帝行房中之術修導養之法御七十二女服九金丹昇鼎湖榮飛龍白日登天群臣攀躋取衣冠劍履而葬於橋山之陽參驗此詞咸成烏有夫葬者藏也一金丹昇鼎湖榮飛龍白日登天群臣攀躋取衣冠劍履而葬於橋山之陽參驗此詞咸成烏有夫葬者藏也

先人云亡子孫感應卜其宅兆修建墳塋安措魂靈藏秘骸骨庶免曝露之患皇帝取青龍以冲天礪狀雲而遐上高謝万機脫屣四海元来不死何因湏葬且邵伯司牧分陝遺惠在人尚蔽茅甘棠思德留樹况黃帝登九五之位處万乘之尊取龍駕以上俾故勝寢疾而死若群臣攀慕情切即合留奉衣冠豈容埋弃帝之遺服以申誠懲之志仲子未薨來贈左傳以為非禮黃帝不崩而葬臣下何苦見誼必墓不虛昇仙是妄進退之理事

跡可知且御女求仙恣慾求果更入輪迴之境詎登解脱之場縱令實得神仙終是未離生死何況此術黃帝受之於廣成所修在於一身本非出代之法黃帝之跡如此神仙傳並虛陳已具前論不復繁說也夫老子為教脩乎五千之文莊周演論詳於七篇之旨所明道者但誣陰陽天地和氣四時生育之理故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嚴君平等釋云一者元氣謂混沌未分無狀可見於無狀可見道中生一氣兆氣之清者為天濁者為地此一氣生天地一也因天地和而生陰陽及人此二生三也以人稟陰陽陰陽能生品彙動植之類此三生万物也故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明道則陰陽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明即此陰陽之理安其所稟涯分守雌柔恬淡寂泊無為絕矯性之聖智奔越分之間知同微妙之兩觀泯有無之雙執挫折銳進之心解擇紛撓之志除剛勇

之強梁損聲色之耽染體禍福倚伏考免於身患子孫昌繁祭祀不輟苟違於此則天命傷生招於敗累息胤勦絕其後不嗣故云善建不拔善施不脫子孫祭祀不輟在周解牛以全其生傳火而續其命齊万物以杜健羨之路蘖四支以去形骸之憊述木鴈用遺愚智滯守之方喻指馬以忘天地執著之見混變化而夢胡蝶一夭壽而延蕩子太山小於秋毫則巨細之妄斯顯朝菌長於大椿則脩促之繫方假此並莊周誣俗情妄執遂有長短妍醜之寔而起人我貪惡之心利已損物致招患禍此論一生之內有此顛倒犬齡害命牽累敗身無未來冥報之義過去業緣之理當代造善惡之行隨其所行當代受報與儒書所說大意略同此足明佛道全別公子曰三教懸殊若此之異

貨之助造天尊以希濟拔之功者何虛費哉何虛費哉而今而後庶幾免矣然章醮之法符禁之術比見行者先生曰子之此問誠有理焉且章醮者祭祀之流祈禳之事有来自久非唯道陵之法黃帝太公時行此術醮而修之行其法者謂之祭酒此是俗中術人之技道士竊其法以求資養本非道教之宗此乃涉於鬼道神教之理俗諦妄情不無其事與夫邪至陰陽卜筮郊祀尸祝之類也行此法者自是太常所司不合隸屬司賓寺管僧尼所以屬司賓寺者為佛法從西國來同諸外客之例道士尤非是客自然不合屬司賓寺管又行章醮祭祀之法即是司禮寺事但以寺觀相對因此遂屬司賓以實而論之祇合郊社所管又符者鬼錄行之於鬼神之道所以有驗亦無足怪焉

公子漢焉疑釋欣然而作拜首而謝曰僕習篆甘辛居鮑忘臭沉淪弱喪變食豈聞藉因求果設道供以邀冥

積有歲年今屬類光西邁之景方悟
非狂東走之獎朝聞夕死有慰深心
謹承命矣請遵斯旨書紳自誠傳諸
將來使夫倒蹠之徒革心於昏昧之
俗弘通之士懸解於真如之理遂筆
削為論貽諸後代

甄正論卷下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雕造

甄正論卷下 第七張集

十門辯惑論卷上

集

大慈惠寺沙門釋復禮撰

序曰 答太子文學權無二輝典稽疑

權文學聲符應徐地參圓綺措紳嘉
其令望緇系挹其芳猷而須誓十疑
于我二諦公孫生之駁辨自昔難酬
舍利子之雄才嗟今莫擬豈當仁而
抗議試言志以成文必也舌名平稱
之日十門辯惑雖詩云勸誠蔽之可
幾乎一言而法惟秘密述之敢忘乎
三轉遂取類觀象再盈卷軸煩而無
當有愧知音者焉

通力上感門一 應形脩化門二
淨識土別門三 迷悟見殊門四
顯實得記門五 反經贊道門六
觀業救捨門七 隨教抑揚門八
化佛隱顯門九 聖王興替門十
通力上感門第一

稽疑曰竊見維摩神力掌運如來但
十地之觀如來尚隔羅縠如何一掌
之內能容十號之尊乎非獨以卑移

尊於理非順寔亦佛與菩薩豈無等老
如有等老安能運佛如無等老何須成
佛也若維摩是如來助佛揚化未知何
名何號何論何經請煩上智以示下愚
也辯惑曰嘗聞逆情而取疋夫雖賤而
難棄順理而求方乘雖尊而可降山
澤通氣未始一其崇卑金石同聲何
必均其小大況惟諸佛有平等誓願
乘時應物菩薩能遊戲神通坐忘致
遠遙相影響咸赴機緣哉維摩羅詰
者蓋是法身大士德超羣聖智權曾以
有生示居家而弘道蓮花懸持之力
來自他方芥子解脫之門開於此國
未曾有室括囊無外不思議道利用
無方是以五百聲聞咸辯問疾八千
菩薩莫能造命彌勒居一生之地服
其懸解文殊是衆佛之師謝其真入
而菴園之集因淨名而發興淨名之
跡藉無動而方明故如來迺勝於此
方居士敬延於右掌三昧之力有感
必通十號之尊不行而至矣然則至
誠感神者莫知神之巨細孝德動天
者孰知天之高下矧乎慧眼遐觀見